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答總憲孫華山

僕數年圖畫邊事苦心積慮冒險涉嫌惟公知之他人不能盡諒也茲賴祖宗之靈主上威德所及東師奏凱西虜款關區區一念報國赤忠庶幾得以少見矣寔未敢有一毫計功謀利之心昨三疏辭賞由中非矯重違上意暫且祗領終當懇辭以明愆志焉辱華翰厚貺重增其媿佳綱登受餘輒璧附使者草草附謝統惟鑒原

答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寇

廣事披猖已久一旦乘其後遂欲責效雖管葛猶難
昨電白報至僕恐好事者不察事機妄生譁議故卽
擬旨分割其事假公便宜俾得以自展焉治亂國用
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奸宄不
畏良民無依所慮者費用不給將帥乏才公有何妙
策幸一一見教僕無魏相坐測之能然以愚忠不量
力每事輒欲以身任之或可爲公一助焉願公安志
審畫毋自退阻

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往者察院建坊僕屢書止之竟不獲命僕竊以爲未

爲知我者今聞汪凌二公又有此舉使僕疾首感額
跼蹐無措敝郡連年水患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
役使萬姓喑喑口咀呪而心咨怨將使僕爲榮乎辱
乎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爲俯
仰之資僕又時時以其祿入奉上老親給鮮爲賓客
費家不患貧而諸公所餽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
堪之何德以享之頃已有書懇控二公恐未見諒願
公再以鄙意固請必望停寢乃見真愛若不可止如
向者面賣云云准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受惠
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懼叢怨以重吾過諸公

張大石詩集卷二十四
二
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奈何益其所有以
滋毒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故敢瀝竭肝膽直露
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姑飾辭以沽名則所謂穿
窬之徒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義激心違語無倫
次統惟鑒原

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壹承厚貺深荷雅情辱教欲爲僕建坊表閭徃固知
公必有此舉已預陳悃幅不謂臺符已下郡且媿且
感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僕方欲拯之而未能而
敢爲大役以賈衆怨且僕前已有二坊省此不爲缺

興而益之乃足以重其過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
公誠愛我則幸與以所無者若公既不欲煩有司而
又私值以自利是委公惠於草莽也反覆思惟二者
俱未得故敢再控諸臺下愚慙不能順承嘉命以速
大戾幸惟鑒原

答奉常陸五臺調禪

沈吉士來辱華翰領謝向曾誦華嚴祇見莽宕寥廓
使人心澆神搖後於友人處見合論抄本借讀一過
始於此中稍有入處佛所說法隨順諸根義無深淺
然廣大含攝解脫無礙則是經爲長而論又入法之

大導師也僕以宿昔頗種善根今得聞無上甚深妙
義歡喜無量聞公將鏤梓以行大有利益謹以俸金
二錠少助工費雖塵露之微無裨山海聊以表信心
云耳若諸時事世情非高蹈者所樂聞故不具論統
惟冀金原

答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前得西石書言丈不嫌岑寂樂就西曹敢爾推轂若
僕私衷固有待也南中人情狡偽詔獄繁興擬議失
中致傷和氣誠如尊教丈留意於此卽澤流寰宇
矣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得其理而詔獄民之司

命所係尤重頃見今之持法者類以三尺行已意耳嗟夫天子猶不敢以已意生殺人况人臣乎包子尚未到渠初聞山東之轉卽掉臂而歸還是舊時情態今得此報當欣然就道矣

答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虜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已籌之熟矣卽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愚計之封爵於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爲不可但聞把都病已危篤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紛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爲之處增

加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爲常例
此例一定彼卽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恩減之彼卽
生怨但可於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
動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給
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寄在於我彼欲
乞活不得不仰給於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
亦須題請奉 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難
擅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
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脩戰守
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於虜也 趙川楷書東事頗

覺窘迫曲狗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爲虜制之道也車
夷去留何足爲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可以此詰
責之使屈嘗在彼不必苦苦索還若索之太急則彼
又持左券而要我聞軍門通士楊亮乃遂許以五百
人糧賞而其二比妓遂相隨住牧於龍門教場夫盡
車夷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
之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旣在此住則黃酋又因
而住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
養虎貽患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以
五百人糧賞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士誘虜言中

國欲與結婚也先貢馬納聘而 朝廷實不知也却
其聘遂生罅隙致有已巳之變此前事之可鑒者豺
狼虎豹亦有豢養於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
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効鷄豚犬馬可擾而狎也
今其婦既以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歸不爾將來
必爲患公當思余言且上谷事體與雲中不同而公
之所處與鑑川亦異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
起於掩谷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
爲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牽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
爲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侮酋

之心也夫彼既非侮酋之心而我乃以處侮酋者處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鑑川自建此讓朝廷恩賴頗隆渠亦自知非久於此但欲及身無事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徇之公初開府責望甚重二虜爲剝膚之災且非旦夕可脫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爲經久將自絆其足望實俱喪矣此又鑑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僕料此虜無能爲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謐首議之人功效已見卽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之矣况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爲

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
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參書言閩守中事有主
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渠與趙平日何如若果有
此望公一一調處之

答邊道吳道南

辱華翰具悉貢市伊邇諸凡惟留神審畫之切盡欲
支俸則順義亦當給以王祿耶人之無識一至於此
可咲可咲督撫膺閩外重寄操縱可否宜自有成筭
奈何獨窺廟堂以爲重輕乎

答兩廣殷石汀

調募浙兵俱如公所議頃又疏請於上特發馬價銀拾萬以助軍費此二事近皆有建議停止然以廣中之事急故不敢徇衆議而誤大計許瑞若果傾心效用則以賊攻賊策之最妙者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用兵之機忌從中制惟公熟計而審圖之

答松谷陳相公

長公至拜領台翰嘉貺深荷不遺伏論道履佳勝尤切慰仰希文後樂翁誠獨際其盛然忠臣雖在獻賦憂國之念未能遂忘不肖謏劣追陪元宰賴朝廷之福外內寧謐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可以糜祿而

荆但揣時度勢每抱隱憂將來又不知孰爲收拾耳
感使圃草草附候起居外具不腆少伸微悃統惟鑒
原

答富端吳澤峯

惟公昔在詞林素持高節乃爲緇塵所黜私心極爲
不平方欲爲公昭雪致之亨衢而大疏適至故特破
例爲請於上然公之心迹雖明而車已懸矣厚者
宏猷未得一展安能不爲世道惜哉辱華翰使旋草
草附復諸惟鑒原

答憲長徐太室

知賢不敢蔽是非不敢枉公非有求於僕僕非市德於公行吾直道而已乃辱遣謝深以爲愧訊之來使聞公北上無期雅有終焉之意僕竊以爲過矣方今周道寧夷賢良彙進以公素所蘊蓄古人事業豈足爲哉願勉抑高懷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

安慶之事其變雖不甚大然朝廷紀綱所係不容不盡法一處往時振武之事姑息太過人敢效尤今借此一振國威亦彌亂之一機也然府官始則措置垂方致人怨忿終則擅離職守逃住留都亦不得

無罪今當先正倡亂之法後究致變之由低昂輕重之間貴得其當而已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大疏海運事宜處畫周悉今歲果利涉無虞此後即可漸增其數裨益 國計誠不淺也頃聞運船過淮甚早橫決之患庶幾可免萬公已至河上河漕事體如左右手同心併力乃克有濟惟公留意焉

答楚按院陳燕野

承示賦役提綱冊已周覽一過井然有條大抵財用經費惟條貫精詳出納明覈則節用之意自寓其中

若代公者肯再加申飾諸司長吏遵奉惟謹則規格
永定雖有姦民猾吏無所措手足矣監利大盜久嬰
鄙懷以有司不能任其事不敢易言之茲聞首惡已
盡擒獲餘黨稍稍解散數十年巨憝一朝剷除非公
沉機定策安能辦此喜躍之懷良不可任監利李尹
不費兵力收此奇功允宜破格優錄或暫加服俸仍
管縣事他日以兵備僉憲處之何如郡中人來言各
虜江堤俱已報完諸吏仰承德意惠洽閭閻公造福
楚民誠有卑荆衡而狹江漢者感德之私不知當何
用爲報也

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酋

把酋死上谷以東可以安枕黃酋孤虜勢將益弱近報吉能亦於三月三日病故俺答東哭其弟西傷其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胡於此可見矣但在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卽令控告俺答奏請襲職管束其部落不必擇賢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可有減頭目中有少知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之使之歸心中國則盟好永堅邊塵息警矣把酋之子不知何如僕料黃酋必思東併今當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黃酋黃酋若有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義

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敵而歸命於我俛酋老矣必
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之耳聞黃
酋二妾皆已返其故巢幸甚幸甚僕常有狂志謂黃
酋可擒今惟公可以語此暇時與吳少參哲密計若
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爲此奇事矣趙帥吾撫之甚厚
乃其心愴狠如此可惡可惡昨對其使面加叱責彼
亦知懼然少參素履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爲之疏聞
部中又已紀錄則彼不能揭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
少參幸加慰藉武人不足介意今方欲任之用其長
而略其過可也

答王鑑川論胡運之衰

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黃酋亦且病發天之亡胡於茲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卽令告於順義奏請襲職不必擇賢要令其勢分而毀構則我可因其機而制之數十年之利也辱示措畫虜情及往來書諭一一俱中機宜所與言佛氏因果之說妙甚妙甚雖然此雖一時應變之言其實則佛氏所謂如實語也不誑語也大雄之教慈悲廣大豈不知哉今甥既有此浮言又當具一疏得旨乃可戒行夏撫本無大過玄翁以其經論不可留之蔡

兵備引去以劉調代俱如尊論目下虜情有何變態
俱望見教

答奉常周少泉

叠辱翰教深荷雅情今同鄉諸賢皆聚於留都冗散
雖僕之不肖不能相引而諸公之處心無兢自甘沉
寂其賢益彰矣

與王鑑川計虜情

虜酋之死可喜也亦可慮也喜者卜胡運之將衰慮
者恐諸部之無主今歲貢市愆期是其明驗頃見公
措畫彼中事宜極爲得策恤死立生以永固盟約

速之間惟公相機以行耳比探得虜情一紙錄似公覽今俺酋無恙目前諒不至乖張但在我備禦之策貴在急圖誠有其備豈惟無患卽大功可成也適有所感懷抱欠佳草草附復諸惟亮在

答臺長蕭允燭

辱示牧地議增馬額以事歸之司馬則事權歸一而馬政亦因是可舉甚善甚善但開墾之數不止於五十萬而議徵銀不過十萬似爲太少大抵察院之議不欲以餉入督府今若就與察院虛心議處亦與渠職掌有裨也

答宗伯潘水簾

辱別諭一一領悉白首相知猶按劍也况他人乎然
義命之學竊嘗聞之矣自檢平生不敢有一事負
國家不敢有一念負於天下賢士大夫至於去就有
命存焉惟靜以俟之而已猥辱至愛中心藏之

答兩廣郭華溪計剿廣寇

兩江寇盜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叟首事莫敢發
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餘威用足下之妙美殲此
豚鼠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衆役不
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遠發先併力以破其一

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
相持於嶽岑之間使賊跼伏溪澗以逸待勞非計之
得者也兵機不敢遙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高明採
擇焉

答潘伯陳雷山

昔從鄴下得望下風繼會舍親王司馬稱公遼左事
益喁喁嚮慕之然實未嘗有所推轂也三十年科第
今猶淹在藩服如僕安得謂之知人能薦士哉而又
敢以市德於公哉猥辱遣謝深以爲愧二復華翰文
藻璀璨歎美彌襟差人旋草草附謝厚惠槩不敢領

輒附使者歸璧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節間承蒲觴之寄深荷雅情謝謝酋婦素悍右其少
子情似爲真彼若請封乞貢宜令順義爲之代請如
其執迷不反則宜姑置之度外不必苦要之量此孤
虜亦何能爲况其母子異心亦終當歸吾羈縻也

答二邊總督戴晉菴

吉酋旣歿其子得如二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
鄙意謂宜令順義爲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
俺答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

益尊且其子尚未固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
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答楚撫院汪南溟

十年之諾至今未踐茲奉新命再督前道無任悚仄
比嬰俗務文事曠廢毛公楮氏幾成絕交矣且屬有
公私之冗願少假旬月稍理舊業勉圖報命

答邊鎮督撫

辱示虜乞四事本兵方行議處諒在必從亦未見有
異議者獨該科有一疏耳比奉公書責讓僕於宣帥
有所私庇僕不識其人也第見前任督撫諸君咸稱

其才勇可用比之雲石尤爲近實故時有獎借之詞
安能感奮爲 國家用命如其狡飾倚借用 上行
國典具存孰敢庇之近訪知其誣玷司道事即使
入傳語深加叱責此足以明僕之無所私庇於人也
正功罪明賞罰懲奸覈實此督撫事也僕輩何敢屈
撓焉區區一念奉公守法之誠幸垂諒察

谷應天撫院張崑崙

安撫之事 朝廷欲借此以振舉紀綱折伏奸宄乃
本意也查守並逮萬不得已其中委曲難以盡言昨
逮至之日卽令該衛姑緩其行又徑送司不復考問

問究竟不過送部調用耳逆弁俱擬寘之重辟法司方奏當未上決不少加姑息黃判實始禍之人法當重治細觀大疏則其事之顛末昭然可睹矣

答王鑑川

主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內積惻誠調和宮壺外事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玄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旋比讒佞棄絕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當其時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僕猶冒死爲之營訴爲之請驛謹得解脫然國體士氣所損多矣嗟乎自古讒人亂國可勝痛哉幸

新皇聰穎異常雖幼冲已具大有爲之度區區愚忠
幸蒙俯鑒方今官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
大定但邊事虜情日夕在念腹心雖安四肢豈可忽
哉萬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誠高見淵識石畫
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曷得聞此三復三嘆敬佩良箴
昨本兵虛席公論咸歸公與西石乃太宰謂渠復銓
之始嫌於首用其親且貢市方殷猶借重望以鎮之
計非又當別有簡命也

答棠川殷相公

伏惟先帝恭已守文澤被寰宇臨御六載天下晏

如述爾龍馭上賓攀號莫及此臣子之大痛也所幸
新皇天縱膺資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爲之度此又
宗社之大慶也獨媿菲薄謬膺重寄方將敷求於賢
哲借助同心望公珍重以需 召命辱翰貺使旋草
草附謝別具薄輅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劉平川

辱翰示領悉西邊貢市已報完獨宣大事體尚在遵
圓鄙意謂不必候齊卽有一二枝不在且置之度外
可也

答勦遼總督

辱教撫鎮相與既外合中難勢自難久但目前非易
帥之時俟秋防後圖之耳西邊貢市已報完上谷雲
中反覺垂阻鄙意謂此事當以俺酋爲主永把二枝
且當置之度外耳

答二邊總督部文川

西邊貢市告完榆鎮事體尤爲寧妥皆公經畫之力
也欣慰欣慰上谷虜情少覺搖兀然鄙意謂此一二
枝不足爲輕重來則勿拒去則勿追在我自有餘力
而鑑川必欲羈致以求完美則去來之機在彼矣目
前喜 朝廷穆清官府寧謐 宗社之慶遐邇惟均

答鄖陽巡撫凌洋山

屢辱翰教深荷雅情僕以寡昧謬當重寄別無他長
但性耐煩耳今喜朝政穆清內外寧謐可無煩尊處
敝鄉水災特蒙軫念諸所蠲恤該部一如所擬疲瘵
之氓幸獲甦生公之德澤卑衡巫而淺江漢矣感仰
感仰

答兩廣殷總督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
可近來議者紛紛然朝廷旣以閩外託公任公自
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彈章盈公車終

不爲搖也汪南溟又桂南議已擬 旨留用使去冗
甚草草

答司馬劉清渠

惟公昔在計曹以守正不悅於時宰致忤於中貴士
論每爲惋憤茲當 朝政更新首蒙簡用從人望也
願遄發征麾以慰惓惓

答司馬戴育菴

屢承翰示已具覆如別楮聞套虜西掠失利彼方構
禍於番夷則在我可因間共血脩守禦以備不虞東虜
骨肉乖離俺酋衰老偷欲求安皆中國之利但願諸

公努力勲名毋失此機會 主上雖幼實具大有爲
之資亦不欲苟爲旦夕之慮而已貢市事所司一一
具覆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頃報虜警雖在遼左然彼垂涎燥東數年矣于鄰之
震所宜慎防山陵不必西赴但保疆場無虞卽所以
効忠也撫實用馬事已下部看處

答孫巡按

辱示虜情具悉黃酋素黠驚必不肯樂附土蠻骨肉
乖離天亡有日但靜以待之俺酋聞已就得勝市不

知能堅守約束否事後再望見教

答孫兵備

虜聲在邊左實窺澤東于鄰之震所宜慎防今方有事山陵務期疆場寧謐烽燧不警庶追宵旰之慮望諸君留意焉

答蘄鎮巡撫吳環洲

辱翰示具悉細察虜情昆婦貢市似無來期永邵雖爲所牽然貪漢財物可招而至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不貢責之時出小利一誘之母令東合土蠻爲蘄鎮害耳順義表貢已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

舊爲佳亦足以驗其無他也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前後奉翰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部已
題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亦足以驗
其誠悃無他也昆婦愚悍似無來期永邵卜雖爲所
牽終貪嗜闕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爲輕重第
常以大義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母令東合土蠻爲前
鎮害足矣辱示撫賞冊據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
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穉又不啻
數十百萬矣唐代宗親叩首於葉護馬前爲百姓請

命父老觀者皆爲流涕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今所
與虜者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
公與僕所爲國謀者忠乎否耶而嗷嗷者猶以爲
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矣幸主上雖在冲年
已具大有爲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確政
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
言言無不信擬於表貢後當以邊事虜情細細陳奏
且以明公任事之忠塞嗷嗷之口俟山陵畢後乃得
暇耳公幸自信自堅勿以浮言爲介令甥鳳盤人去
草草附此

答劉總督

尅糧充賞邊軍困憊已極薊事之不振則職此之由
今戶兵二部已議爲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爲歲
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
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
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
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感而語屈意而從
也僕亦坐是徃徃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
然司農所藏委爲匱乏固亦無怪其頻感也幸僕今
謬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虚心商量

思一長策着實整頓一番庶爲經久之計若但折東
補西支持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彼弱而莫支將來
必有以爲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道其咎也僕
將有山陵之役若滌東輟警期至陵上一會罄所欲
言有警則已

啓王鑑川

前啓附令甥人轉致諒徹記室虜貢已進賜賚有加
順義誠款與公忠勲主上皆已具悉有書與順義
爲言天子生而神靈十歲即能信任輔臣親決大
政渠當益堅忠悃使華夷實享太平之福如昆婦一

枝愚悍不順天道者天必絕之將來自可見也田世
威田草草附此

答總憲李石塘

近來時事想俱有邸報公所具不及一一奉聞數月
以來人心稍覺歸正士大夫始知有名節行檢之可
貴自茲以往日慎一日庶幾昇平可致但自媿綿薄
不堪重負耳公正直清亮人倫冠冕淹處節鎮未允
物情旦夕當別有處分人旋草草附此

答荆守王古林

賈奏官來辱華翰具悉劉江陵尚未至至當以諫議

處之昨九月十一日梓宮發引十九日掩玄宮大事
已畢朝野清晏 主上口口御便殿講學親政昇平之
效庶幾可睹矣

答三邊總督鄧文川

套虜西掠失利必思報復彼之禍結於西則邊境可
以安枕矣年例及鹽引銀已告計部給發人旋此復
答杜晴江

惟公以直節見忤於時經綸文卷茲膺簡擢允協輿
情况屬清明之朝尤君子彙征之日望益展弘猷以
副鄙願僕受 國厚恩死無以報惟當旁求賢哲共

熙帝載而已

與南刑部謝太東

僕自當事以來日夕兢業惟恐蹈於矯枉之過顧有不容不釐剔者要亦順人心之所共欲者因而行之不敢措一毫枉意於其間也頃蒙掌故請主上御便殿召見府部大臣諮詢之端於此已見目前景象似爲穆清此後唯當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但人苦不自知非得道誼知己時時提覺不能濟也幸必有以教之

答湖廣巡撫趙汝泉

惟公去楚數年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戀慈母也茲
得再借萬姓同欣豈直僕一人之私慶哉比來楚土
凋瘵視昔更甚連年澇墊民間攸居目前諸務水利
為至望公留意焉

答參議吳道南

辱教滿紙皆藥石之言但謂僕驕抗輕棄天下士則
實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無不可也吳堯山奉命
閱視宣大僕數年以來經營此地頗費心力今以託
之屬望匪淺不知肯為國家措一臂否也

與南宗伯秦華峯

張大音子集 卷二十一 三十一
頃者浮議之起實緣公入賀一行然公論可終貳乎
悠悠之談或謂僕有不悅於公此大誤也公之起用
僕與有力援之於久鬱之餘而薄之於嚮用之日揆
之情理殆不其然恐公意有所疑故敢直披悃曲惟
公鑒而安焉

答兩廣殷石汀

辱教滿紙誼同金石至如放四海而漸進納百川以
有容許以同心作其鼓舞踴躍之氣教思無替銷其
跳號拂鬱之私尤見公沉澁超識中才以下所未易
窺測者僕雖淺薄敢不夙夜以奉良箴所幸 主上

年雖冲幼聰睿異常又純心見任既專且篤卽成王之於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媿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覺穆清自今而往惟當益積誠恒存兢業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嶺表之事一以託公必無敢搖撓之者願懋建奇功以副輿望廣右府江湖已舉事度郭君才力足以辦此不意懷遠又爾飛厯撫新附之衆不宜持法太急此亦有司之過也但占田反側之人將視此以爲嚮背幸留神速處之

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今方內又安所可慮者河漕爲最茲賴公之力經理

什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大疏所陳一一有裨國計已下所司議行敝省連年墊溺近得鄉人書皆以打造海舟爲苦望公留神一酌處之則疲氓更生之幸也

與郭總憲

懷遠之事雖有司不善撫御有以激之然至於戕天子之命使則亦王法所必誅也且新復諸邑將視此以爲向背決當討之聞兩江已進兵冬盡可得奏凱如乘戰勝之威還師以襲之固易易耳但不可預

露此機恐聞風鼠竄難以蒐獲姑聲言撫之乃可成也然此乃兵機不敢逸度惟高明裁之

答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爲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計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銳意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責也

與戚總兵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

張大古文集 二 二
母自啓悔昔李愬屬秦鞬謂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
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勦事甚有關係
幸留意焉

答廵撫吳環洲

永邵卜今歲貢市誠欵頗堅具其所領衆盛蓋亦東
郡之雄也昨陛秩加賞事一如鑑川所請青把都爲
其母所制旣無別情寬至來春亦可原額馬數不責
補矣

答孫廵撫

壽示一一具悉青把都母子旣有欵貝之漸俟至來

春八貢亦可黃酋窮感無賴構釁於屬夷撫臺委曲
調處目前定無他虞然不能保其終不變也然此酋
將來必不良死公試觀之

答劉總督

合練之法不獨勤兵習戰又可以預伐虜謀守邊之
策無急於此矣此中已預知之幸勿爲慮昌餉水運
具如大議已屬計部覆行

答王督漕

敝省造船擾民之說果出於劉參議前曾以稟揭寄
覽而楚中士民亦卽有爲此言者大抵皆有司不善

奉行之弊也今業以將完勢難中止但望調停善處之若河運則事事親理明歲可期望全鄙懷不勝欣慰公以全力用於河漕而以海道爲不虞之備可也頃者南議已卽奏 主上言公任事忠勤轉輸有託悠悠之談於重望初無所損

與河道萬巡撫論河漕兼及時政

頃者南議之起有識者皆爲不平非僕私懷有所獨厚今則譽言日至浮談漸盡矣夫人臣能具誠擔任國之寶也使僕苟可以薦達之保護之卽蒙嫩樹終亦所不避但願天下士大夫共體此懷無負 朝廷

耳承教務頭年預爲次年之計甚善甚善果若公言
豈惟目前賴之維萬曆千百年亦無恙也然公能使
河渠安流往來利涉而不能使兌運之期依限遄發
此責在漕臣矣近來朝政愈覺清泰宮闈之內藹然
如春肅然如冬 主上銳意學問隆寒不較造膝諮
訪史不殫書簪紳濟濟各勤職業庶幾協和之風自
茲以往唯當範我馳驅按轡徐行耳辱道誼知契敢
謹以聞

答王鑑川

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隨答然諸所請者一一具如

尊指屬所司覆行矣堯山少司馬行時已屢囑之云
宜大事體與他鎮不同北門有寇公諸無足慮者歸
來但可告成事耳無煩刻覈徒亂人意然此公爽明
濶大必能成也辰下聞邊圍救寧內外咸慶羽書稍
解惟公強食自愛

答總憲朱龍崗

僕以淺薄謬肩重任日夕悚惕辱華翰獎譽過情深
以爲愧西土寧謐貢愆 朝廷宵旰之懷昔人謂自
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僕嘗
以爲名言惟預脩戰守常存做備則不容頃刻少忽

耳惟公留意焉

答督撫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辱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
驕悍誠爲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
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場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
方亦終當歸吾羈縻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糾
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爲之比之黃酋反爲難制然
俺酋旣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
言於邊外云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
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爲也如再言封

王事可以好語款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爲長且首發
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 朝廷嘉其悃誠
故厚賴而王之汝頻年爲患於中國未有尺寸功何
得遂與汝兄等我 皇上併包容何惜一王號而
不汝畀但干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
奉約束堅守盟誓一三年後當與汝奏聞 朝廷一
體封王加資若欲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
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
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文臣事虛文而無
實用武將徇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最中邊吏之膏

育今若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云終成畫餅耳趙
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爲必盡力草草附此諸惟
鑒存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終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仵至拜去年六月翰脫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駭至
情非言可喻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爲時所
羈繼遂料理人間事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
有省卽時發一弘願願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
利益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
下之變比時唯知辨此深心不復計身爲已有幸而
念成緣熟上格下孚官府穆清內外寧謐而正以退
心之餘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

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
登其致一也三塔古蹟一詩不足以紀勝當爲翁作
一記以垂永久顧今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寄開山重
造顛末正二三年後卽欲乞身歸政尚當與翁期於
太和衡湘之間一盡平生使旋草草附謝外飯僧銀
二十兩禪衣一具內色紵二端少見遠意並近日奏
對稿奉覽統惟鑒存

答潘總憲益翁

昔年奉教門下辱翁於後輩中獨蒙鑒許僕嘗感其
意懼未有以當也茲英君詢極百度以世新僕以添

薄謫富重任方將弋冥鴻於江海拔碩人於適軸乃
聞翁絕意風塵厭棄人間事白駒過隙祇用悵然諸
公子咸有濟時之才而明允篤誠不忝龍圖之子深
羨深羨庸事近以屬之殷司馬此君才略足以辦此
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當得邊定辱翁垂教當
奉周旋

答趙汝泉

薄賀媿不成享乃蒙厚酬彌切慙歎改折所請已下
部覆行堤工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
千丈之堅俱屬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爲清肅唯司牧

者不以民事爲重好爲虛文相誑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惟公與監司留意焉

答汪司馬南滇

辱示餉議精覈委悉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歎挹彌襟獨計部調支剩之數與徵發相抵幸再加查核乃可以聞也比來一夫作祟幾至燎原幸上明聖而左右近習亦皆素諒僕之惻誠得以潛折禍萌導迎善氣二三千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是乎若儀諸仲山甫之德則曷克舉焉狼戾鑿彌以爲

權

答司馬吳堯山

脩邊大疏已下部議覆乃督撫二公之見與八議相
抵而撫臺尤爲矛盾何耶設險守要乃邊政之大者
况此係脩復頽廢非創有更建但邊長費鉅須漸次
行之耳馬帥旣被重劾必當罷之第苦代者之難奈
何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之始

都蠻爲害多年不容不除聞之譚司馬云蜀中兵餉
取之有留儘可措辦俟兵食已足方略已定可一鼓

張大古文集卷二十一
平之但用兵之道全在將得其人前承教謂劉顯足
辦此事昨科中用閩事論之鄙意以蜀征方始不宜
輒易大將而司馬又不敢獨當故咨之於公也若其
人果可用不防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
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
寇無功必將前罪併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
公熟計之

與廣東按院唐公

府江盪平懷遠計當不日就戮可追 九重南顧之
憂矣欣慰欣慰 主上以天縱英資勤勤學問比來

一二大事羣情所洵懼而莫必其所止者須臾之間
咸底救定自非明主信任勿貳僕得効其赤忠誠
宗社無疆之慶也忝在知契附此以慰懸念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頃聞台從至荆親詢民瘼惓惓以江隄爲慮幸甚幸
甚新構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
感但僕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
造錦衣亦止借便差用誠恐驚擾地方也今堤工方
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豈復有餘羨爲僕
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賈怨且

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卽給付工匠卽有不足以後
逐年 賜賴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
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爲之
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
停前命俾僕無惡於鄉人無累於清議則百朋不爲
重廣厦不爲安也人旋附此諸惟鑒原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膺特簡允愜輿情恒臺
外控三閩內制畿輔安攘之略惟公是賴近來吏治
頗爲清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爲急崇尚虛文計日

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
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
本固外侮可無患矣惟公留意焉

答文宗謝道長

叠辱華翰具悉雅情近來俗尚澆漓士鮮實學南畿
多士之區首化之地惟公加意一振之陽明先生從
祀事以宗伯病不能會議久稽題覆好事者遂乘間
而詆之其言粗淺可哂然何傷於日月乎

答宣大孫巡撫

黃酋車夷事前吳環洲撫臺疏甚善即與本兵議從

其策矣乃督撫之意又與不同而撫臺之疏亦爲中止今本兵姑先覆大疏行督撫議處要之撫臺之策爲長也

答巡撫吳環洲

黃酋事本兵候大疏未至據獨先題適督撫亦有疏至並行咨議幸熟計之趙帥病果痊若尚可驅策宜明書本兵今代者誠難其人也華翰云云具悉

答閣視司馬吳堯山

頃先後大疏所司已先後覆行閱視事故可歸報主上矣馬帥禡職國法已彰僕以淺薄認肩重任

雖不足以當天下事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於
天地 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乃昨
吳少參有書甚爲公不平其辭愆憤使人難堪今九
邊之事宣大爲重不以付之他人而託公者以公爲
心知故也又面請於 上特賜命服以寵其行公視
僕此心爲何如哉渠乃以僕爲厚爵帥而薄故舊豈
不厚誣我哉區區之心惟公垂鑒焉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近訪得清江驛騙奸徒乃夷陵州人不知其的名曾
在敝鄉馮午山公處代班壞事隆慶四年在儀真地

方附一油客船來京沿途卽詐稱僕家人差送酒米
船上擗挂內閣牌面詐寫僕拜帖見翁見海見海之
明亦爲所誑給與照身批文一路免抽稅打過關直
至張家灣幸僕知之差厥衛人挈送法司問發邊衛
充軍至戍所又詐稱僕家人誑惑宣府總兵縱令脫
伍不意今又發於清江其言徐寅生張壽童及買路
綱銀遁回原籍云云悉妄也竊思僕素重名檢雖親
子弟無敢以毫厘干於官府二年前曾有一家奴指
稱小兒名目誑人銀三兩當卽送本府杖死可恨此
棍無故隨處打網污人名節今幸臺下覺其詐所望

爲僕重治以除禍本柰何又輕縱之渠之罪不止賸
哨今得漏網將來又不知作何狀矣若尚在配所幸
爲僕盡法處之如已逃脫幸密與邏者并逃奴朝吉
俱多方捕訪務令得獲忝公知己必同其好惡乃見
真愛冗中草草餘容續裁不悉

答閔祝汪司馬南溟

額餉儀本久與督撫會計乃疏聞後又有一二異同
不得不再行審覈亦以衆不可蓋事貴慎始故也議
定卽斷而行之無所復疑遼警方殷借公威重震懼
計已喙允矣增築墩臺及別楮所云俱如議次第行

之

答司馬萬兩溪

昨會舍親西石公言頃者內獄之起衆情洶洶獨公以爲朝有人焉無足慮者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親見僕行事無一人知及於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諸所議畫已下所司覆行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惠賊斬馘至萬諸賊當已破膽可次第就戮矣大功克就嶺表輯寧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僕知

人之明昔充國之策惟魏相一人主之僕雖不逮相而公之功烈則過充國遠矣欣慰諸邑令旣便於民何必更調已告銓司悉如尊議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兵憲之薦今歲不妨暫已三關事體與薊門稍異以分闕爲便俱如尊教近來畿輔之地盜賊橫行京師百里之內一月而二三發似非治平景象今內當責之巡捕外當責之兵備惟公留意督察之幸甚

答河漕劉總督

水道業有成議昨計曹因楊郎一人之言遽欲改陸

僕使人廉得河道疏通轉運無阻故請 旨仍依原議計曹又言牛欄山河道雖通船隻未造請加詰責僕亦未從今不知已造船幾何并望留神速處毋致以小事防大計也

答巡撫郭華溪

懷遠之兵既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舉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賊亦未必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搆數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 朝廷屢南顧之憂疆場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啓釁者死何足

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憤事階亂而已

荅荆守王古林

奏最使至辱翰貺感戢公在郡治理實冠一時政不近名故郡人來者雖無毀辭亦鮮揚譽然僕之所以重公者正在於此非流俗人所知也本圖借寇恐致又淹昨已屬銓部優叙矣

荅吳堯山言弘願濟世

吳子感公相知之素故爲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而後見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本者矣

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卽今日內獄之事可以觀矣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爲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况詆毀而已乎願公勉慰之相見非遠諸容面悉

答吳參議道南

前承華翰以冗不及答頃有寄堯山公一書會間亦可索觀也

答總憲張峒峒言公甲舍

自公在郎署時僕已知入。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僕因前宰之推用爲介誤矣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已且僕於前宰素厚頃者不恤百口爲之貽雪區區用舍之間又何足爲嫌哉蔡人卽吾人况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願努力勲名以副素望

答督撫王鑑川

辱示番書殆亦華人導之以要我公論阻之爲當大抵今日虜情惟視公爲向背故僕前面奏主上長城鎖鑰專倚於公一切操縱之機諒公自有定筭矣

黃酋孤虜必無能爲然願義亦挾此以爲重屬夷若
還其所求乞可量許之而示之以不得已恐其常用
此套爲求索之資也屯田事公若熟計其便不妨再
題宣帥被劾諒難復留幸公自擇可代者咨部用之
頃聞虜中旱甚京師亦少雨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
惟邊事爲憂願公留意焉令甥近日相聞否

答劉總督

撫賞兩馬之前承教屬之計曹本兵一一俱如尊
指議處矣聞近日司道俱不肯著實奉行仍蹈前轍
卽月限以備閱視之費又夷人闖關有遷延數十日

不去者啓爨胎禍實在於此公何不督責之不從則亦宜明告於上裁之以法可也比聞虜中甚旱內地雨澤亦少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以邊事爲憂而屬意於薊尤甚望公督率文武諸大吏及今加意經理常若大敵在前庶保無虞昨已面奏皇上言邊將不得便宜每中制於司道他日脫有憤事當與將吏同罪決不少貸近來朝廷舉動非復昔比僕受國厚恩身肩重任死且不避何怨謗之足恤哉敢布區區惟公垂諒

谷前鎮巡撫言優假將官

辱翰示領悉崔鏞與趙奇仇隙甚深昨調處善地實
兩全之乃因督撫之怒而飛揭中傷以逞其毒非良
上也昨部覆科疏鄙意本欲留用之恐督撫以僕爲
有所私庇於此輩故擬罷之然 朝廷自此頗疑文
臣矣僕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
邊將結拜鮮不受其啗者自僕任事以來內外隔絕
俸門盡瑾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間可張羅亦無敢有
以間語謔言入於僕之耳者又何所私庇於人卽此
兩人之狡猾無狀僕豈不知第以其俱嘯昔宿將部
下又多曠少代者未必能馭卽有癡類猶可驅策而

用之貢市羈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不得已曲爲保全徒以爲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鄙心柰之何哉公爲觀察當自有公論如以僕言爲非者幸直賜批駁以爲後來用人之鑒

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四百萬軍儲江海並運洪濤飛越若涉平津自僕有知以來實未見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語及今歲漕事天顏喜悅殿上侍臣咸呼萬歲僕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賞重任之上深以爲然茲覽圖冊又以見公儆戒無虞因事納誨之忠也敬

服敬服觸瑟之逆幾成大獄賴 天地 宗廟之靈
鑒僕赤悃開發聖明得以道善回和雪誣正法滔天
之勢驀然頓已然賤質則因是致病今顛毛種種相
見恐不相識矣華翰謬及敢陳其槩潘君才猷弘達
意思深長他日必不負公此舉然 朝廷方有重托
於公舉代恐未能也

答吳環洲

頃吳司馬復命覈三鎮脩守之功以公爲舉首誠爲
確論二帥並逐冢丁四散今歲邊事殊可憂當事者
苟欲快意不爲後圖非便計也 主上旣以鎖鑰付

之諸公一切更置不從中撓然任之愈重望之愈殷矣

答宗伯董幼海

南宮清峻允屬高流以公居之可謂置瓊枝於玉案矣當 聖皇御極之時正名儁彙登之日區區何力之有焉華翰歸功深以爲媿

答兩廣殷石汀

嶺表盜藪雖在可封之時不無姦宄之警頃伏公雄略天戈所指電掃風驅凱聲騰於遐陬餘威震乎殊俗粵中縉紳亦自謂有知以來用兵制勝未有如今

日之盛者也喜而爲之折屐功高賞薄尚當有待頃
侍上燕閒從容語及嶺表事公之鴻猷峻烈已簡
在帝心矣願益懋勳庸以需大畀

答崇王

先年肅皇帝使僕捧冊立殿下爲王得一望清
光後聞殿下止生長殿下位不得封心竊慮
主器者或乏又以汝泉趙都憲之意遂屬意禮曹爲
之題請僕一念公心非敢望報于左右乃蒙遣使致
謝寵頒厚惠非僕所以存國繼世之心也謹卽付來
使璧歸草草付謝統惟亮原

答問卿李漸菴論用人才

辱翰示具悉雅情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違宜乃委咎云乏才誤矣僕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爲國之公實無所作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青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于君者卽舉而錄之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羣才咸有帝臣之願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覈名實一一而吹之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爲刻核者然非

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

答潘參高廉泉親家

忝至辱華翰深荷雅情今運屬休明衆賢彙進淹抑
幽咎咸得耀乎陽春可使驩驩久困櫪下乎頃薦書
已上弓旌之招諒在不遠矣冗中草復厚惠槩不敢
當輒以壁諸使者圖說奉覽外拙室所寄令愛薄儀
統希照存

答河漕王敬所

圖說之陳實僕一念赤忠所發因事納誨早辨防微
實有人不及知而愚心所獨苦者非公之高識遠見

不能得之於意表也世所稱爲知己者謂能知其心也今知我者非公其誰倘以執事者之有間綴之以瓊玖俾永其傳則覆瓿之誥庶可免矣非所敢望聊布區區開河淺澁艦行甚艱比來稍覺通利諒亦不出夏杪可盡抵灣矣山澤之氣鬱而未暢皆僕奉職無狀所致惶恐惶恐

答劉總督

界嶺之捷誠足以伐虜謀挫驕氣然賊從此懷憤必當又出於他道當事者未可以小勝狎視也至於撫賞一事幸公留神一處薊門邊計與他鎮不同若能

就此一事處置得宜俾各夷皆畏懷惠則制虜之策已得其半矣况又日夜圖吾戰守之備先立於不敗以求勝何事不可爲乎願公與在事諸君熟計之

答兩廣殷石汀

辱示知林賊勢孤遠遁求活計當不日可擒迅雷震空妖魅自當褫魄矣慰甚慰甚公爲國家戡定大亂功在旂常僕以參與廟畫借被光寵爲幸多矣筐幣之及非所敢當輒付使者歸璧統惟亮原

答總憲張崧峽

惟公樞才厚蓄又富於春秋不以此時取旂常勒鐘

鼎乃顧戀庭闈忘在公之義非所望也茲屬休明之
會方將招遺佚於邁軸寧肯縱鸞鶴於雲林大疏已
屬部覆而雅志必不得遂一願勉奉簡書以徇 國事

答王鑑川

辱示先後二書俱一一領悉以公勲業宜膺殊賞然
忠簡 帝心絲綸賁寵則甘榮重又近時所僅見也
去年僕力辭四恩亦荷敕獎僕於心感戴竊謂九遷
百朋無以踰之諒公感恩思報之忠亦當與鄙衷懸
符也敕辭乃僕手撰早晚當賚上屯田事已屬計部
改行

答汪南溟

辱教迫冗不能一一詳答謹以原札逐款竊附數字於後疏中亦僭省數句統俟尊裁此行惟公舉動合宜鑒裁精允敬服敬服

與王敬所

今年闡河水溢轉餉甚艱然終以發運之早雖遭中梗比之往歲猶爲駛利皆公之功也海運今歲微有損失議者遂紛紛言其不便此衆庶之見固不足憑但僕鄙意竊以爲今欲河海並運則當著實料理歲歲加增若止欲嘗之則二年之間道路已熟何歲以

十二萬石嘗險哉近潘大參有復遮洋總議似爲穩
便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僕昨因羣言稍有淆惑但以
國家大計須虛心商量耳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

凌霄旣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
之勢早收盪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
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
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擣其虛先年破香爐
取洮岷皆用此道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
自困之計兵間拙速未視巧之乂也惟公熟計之劉

帥功名著於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爲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遲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爲愈也凡此皆書生之見謾寄以備採擇

答荆南道施華江

辱翰教深荷雅情聞楚中水患視往年稍平而敝府諸堤俱無恙皆撫臺趙公之功也書稱六府養民之政以水爲首水政舉然後五事可從而理辱教惓惓留意於此楚民庶其有瘳乎

與王敬所論大政

月中漕艘已盡抵滬萬庾豐溢繫誰之力歟可慶可
慶圖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
頗與懶性相成間有強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
錄者甚尠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
呈教辱示嶺表善後事宜誠經世之計猷顧事涉更
置旦夕未可遽圖僕今事 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
小民與天下休息諸大擘畫必俟 聖齡稍長睿明
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 宸斷行之卽如宗室祿
糧及西北邊用書生爲將與處置屬夷之策皆 國

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
言之時僕尚得立朝否耳嘗謂世廟以大有爲之
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
番未以脩玄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
講至今令人怏怏也辱教謹藏之篋中以俟乘機入
告

答南學院謝虬峯

叠辱華翰深荷雅情陽明先生從祀禮官方欲定議
而南疏復至又極其醜詆至欲并禘其封爵則亦過
矣

答殷石汀計剿海寇

林賊旣失巢穴飄泊海上必不能久宜與閩中約會
圖之閩撫劉君有智計勇於任事必能助公共擒此
賊也近有陳廣事者其措置頗大不知於地方便利
否謾寄上一覽幸惟裁教前承厚惠不敢當卽托使
者歸璧更不煩差人於寒家問遺蓋僕近日曾將此
事奏知 主上千萬體諒乃見至愛

與河漕萬兩溪論協和克讓

近有人言公與督漕不協兩家賓客遂因而鼓煽其
間僕聞之深以爲憂甚於憂洪水也夫河漕皆 朝

廷所軫念者也二公皆 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舉
漕運乃通漕運通河功斯顯譬之左右手皆以衛腹
心者也同舟而遇風櫓師見帆之將墜釋其櫓而爲
乏正帆帆者不以爲侵官櫓師亦未嘗有德色但欲
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唐虞人才非獨
異於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克讓之道昌於上合九官
十二牧爲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獨隆禹之功地
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受攝舉天下之重而讓之皐
陶叮嚀反覆惟恐皐陶之不巳先也然禹以是而益
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旣以爲人已愈有旣

以與人已愈多近時士大夫有才者不少惜哉不議於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僕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僕願二公之晉意也朋友之誼所宜切磋故敢獻其愚唯公垂聽焉

答郭華溪

懷遠之事初謂成於有激故往者奉書云云意或可以分北治之不謂其怙終不悛敢行稱亂如此則天討所必加雖費財動衆亦難中止矣一切剽處事宜公所畫俱當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

答張總憲

頃侍 上於便殿從容語及公所陳二疏歎賞者久
之且謬以僕爲薦拔得人僕因說 上以詢事考言
綜覈名實之道後蒙 天語嘉納嗟乎以孤特無侶
之士立志於邊關萬里之外而能上徹 九重獨蒙
眷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此公
報 國之秋也願樹勲庸以酬 知遇

與王鑑川言兢業邊事

頃侍 上於便殿以言及邊事 上因問宣大重鎮
王總督何故取閒僕對言朝廷用人不宜竭其忠力
王在邊久且少休之他日不妨再用上問誰可代者

僕遂以方金湖對無何而臺諫之疏至僕竟以對
上語擬旨行之然公之出入實係虜之向背邊鎮重
輕今東貢未完金湖未至僕於此兢兢臥未能安枕
也古人去之日如始至惟公留意焉

答司馬王繼津

頃者處分實出鄙意竊以公資望自可徑長六曹不
必又出開府乃所以相厚也僕自當事以來閉門却
掃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舊時讒譖之風庶幾
丕變茲以公之雄略不獲及時展布則蔽賢之罪當
在於僕未可歸咎他人也幸遵新命共佐明時勿復

致疑乃見高雅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蓋聞君臣大義分無所逃時乎時乎難以再得孔子
大聖以時仕止然猶七十說不遇而不止豈好爲是
柄柄者與誠達於君臣之分也唐虞之世九官十二
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爲禹稷位皆百揆而
後愜於心哉誠欣於時世之遇也方今堯舜在上屬
任忠賢僕躬履貫魚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賢者效
之于上士生於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公乃
獨傲然遠引慨慕巢由嘲哂禹高欲自越乎不逃之

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蒙之所未譬也雖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強聊爲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大疏部覆休致旨允調理仕已之途尚未定決惟公審圖之

與殷石汀論吏治

爲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開神氣欲揚廣中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紀綱之不振故元氣日耗神氣日索數年之前論者謂朝廷已無庸東矣日公一振之而傾者安黠者戮災州以寧豈易地易民哉元氣漸開神氣始暢耳今主上天縱英明僕日斤

斤焉以振紀綱察吏治安民生爲事願公持而行之
毋渝其初心毋畏於羣議則元元之幸也 先後三
書俱至允中匆匆附復諸惟鑒原

答蜀撫曾確菴

十月十四日聞九絲捷音不覺屐齒之折殄此巨寇
不惟蜀民安枕且 國家神氣藉此一振四方有逆
志干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喜甚喜甚此
地險要宜屯兵設官以鎮之其有功有罪人負及
切善後事宜當次第俱奏區處

與廣東督撫

向者奉書言懷遠云云深有感於始事者處置之失
宜謂可不煩兵而服念既怙終稔惡又天討之所必
加今以數月未聞捷報日夕懸懸且古田餘孽亦將
視此以爲向背南夷頑梗德義所不能化唯懼於威
強耳公其審圖之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閩中數年無警當事者務沽節省虛名以致緩急無
措誤事非小公所請者已屬該部一一覆行俞帥老
奸志意已隳難以復用非新壯將軍不能辦此胡君
舊在閩中頗著戰功銳於功名惟公結以誠信激以

忠義必能有所建立也用兵機宜難以遙度願以
東一付於公

答督撫吳環洲

頃者柔服青把都一事俱見公之雄略慰甚議者咸
謂今日虜情尚可數年無事然 朝廷建安攘長策
非苟圖旦夕之安而已此意惟公可語亦惟公能辦
之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

僕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
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

語卽有一二親故間一過從不週相與道舊故遺各懷而已無一語及於時政乃今蒙德者謂有人譽之失意者輒謂人毀之皆非知僕之心者也戴公之舉實主上體念邊臣至意在僕猶不敢借此以市恩况其他乎義河云云殆不其然

答大司馬萬兩溪

老父幸登七袞辱書問舍弟小兒又承扁額之賜感荷厚情言不能悉但近來交際禮廢曾謂中外相知者不煩遣使問遺此意主上亦察知之僕不敢自背其言以欺朝廷忝在心知尤願體諒可也

答王鑑川

虜酋款服邊鄙輯寧始終皆公之功僕雖曾借前者少効區區所謂文墨議論者耳公乃讓美推能謬爲引重捧讀大疏背汗心惶故不敢擬廷議之旨誠以蒙恩而後辭不若先自寢閣之爲省事也本兵方欲題覆公之勲勞自宜首叙若諸文武將吏因人成事者已經屢錄恐難以盡優也

答問卿陸五臺

愚子弟僥倖凡在交知賜賀者俱不敢領承盛儀謹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承別楮祗畏云云深荷道誼同

心之愛僕自受事以來日夕兢惕凡事關宗社生靈
必齋心默告於上帝二祖而後行不敢告者不
敢爲也誠以人臣之義靖共匪懈况僕今處多懼之
地當至重之任敢不畏乎再拜稽首師公曰言

與李大僕漸菴論治體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
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
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遂興實績
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况僕以草茅孤介
擁十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

有悔心若不稍加淬勵舉 祖宗故事以覺寤迷蒙
針砭沉痾則庶事日隳奸宄窺間後欲振之不可得
矣故自僕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
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
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嚴名實以尊 主此民率
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然
審時度勢政固宜爾且受恩深重義當死報雖怨誅
有所弗恤也乃朝夕進說於 上前則又惓惓以恭
儉仁厚培植純一未鑿之良卽帝鑑所載及近日何
宮允云云可見其梗槩期以數年之後 上德旣成

治具畢張乃收管鑰舉綱維而歸之於上稽首引
辟乞骨還山此區區之微志也而庸衆喜於委狗
究憚其精覈又有一種腐儒動引末季事以搖亂國
是不知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本之威德並施
綱目兼舉無論唐宋卽三代盛王猶將遠讓焉而宋
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前僕之所薄而不
爲者頃辱華翰深合鄙心至於舉劾失實及獎率科
貢云云俱於實政大有裨益乃知庸衆之人難與論
尋常之外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今人旦夕見僕行事
者猶不相知而公乃冥契於千里之外人之識見相

越豈不遠哉人旋敢布區區

答吳環洲

大疏已上銓部且議題覆公此後但宜默付之公論而已爲國任事之臣僕當與之同去就者公第安心勿慮

答吳道南

邊也俱興士得宿飽公之功獨冠諸道承以餘粒見遺卽令家人炊之爲益一餐焉

一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諸良賈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視之其敗固宜

許筠賊不能免則諸山海逃伏之盜必將乘勢再起
將來廣事不可便謂無虞大抵南賊警之蔓草剗盡
還生從古以來經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遠
平之功其勢然也今當申嚴將令調益生兵大事交
除見賊卽殺勿復問其向背諸文武將吏有不用命
者宜照 敕書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
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費而
貽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初擬將屯事貢之陳奎今
廣中士大夫皆云渠收劔之餘氣阻力挫恐難展布
姑從降調已屬銓部另擇能者代之然此雖該道之

事而督率驅策則惟仗於公非該道所能辦也

答王敬所

圖說訓蒙語耳乃辱公渙發佳思冠以雄文駑馬而先之以珙璧魚目而盛之以華楨不乃爲忝乎若其文辭之粹微意義之淵奧則非淺陋所能揄揚也仰感仰感近報漕艘過淮已千餘則今歲糧運又當速達矣深慰深慰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小宅原擬 賜金構一書舍耳不意錦衣龐君遂摹京師第宅大事興作費至不貲屢屢再三念給與頗蕃

既平本尚復益罪過報作之衷口不能悉此後更無
所存注以重不肖之罪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
輩頗聞有憑勢凌燉鄉里濶擾有司者皆不能制藉
公之威明示兩司及敝處守令諸君但有如前所云
者幸卽爲捨治其所請贖無問於理可否悉從停閣
有強梗不法者解來僕面鞠之欲得而甘心焉僕今
待罪政府兢兢自守門戶舉動皆諸差人所睹見嚴
之於官守而縱之於家鄉人其謂何卽諸君愛我亦
不宜用世俗相處也僕平生耻爲矯飾其所云者悉
出赤牘萬惟垂亮

與曾確菴計平都督善後事

都蠻自擅不討之日久矣豈知王師動於九天從祗
席上攫而取之乎自 冲聖嗣位以來方內又安四
火竊風旃裘之君厥角稽首獻見恐後海陬跋扈之
侍山徼陸梁之輩天戈所向殲殄無遺此徃藉所希
聞問代而一覲者也僕以勇劣謬司鼎軸際茲盛會
竊以爲榮可不謂大幸歟功高賞薄尚富有待所示
善後事宜便屬所司殺行更無異議

答前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初鑑川內轉 主上曾面詢誰可代者僕卽以公對

公之秉鉞 上所簡也明興以來固有艱鉅之事
所悞悞觀望而不敢承者遠楚人當之願公勉旃
酬恩報國 蜚英騰茂在此行矣

答殷石汀

前賚奏人回已具啓復頃巡按所奏林賊事情與公
所報不同僕甚訝之已卽示意部科言此事當一屬
之於公不宜輕有指授其撫剿便宜願公詳計之兵
機在呼吸之間便有變態安可預度然大率盜賊奸
宄惟當攝吾之威罕能懷吾之德如機有可乘一鼓
而蕺之雖被虜坐鎮之人亦不足惜也撫賊聲不可

傳遠宜以密用前諭嶺賊如蔓艸難以盡拔唯旋生旋除之耳

答趙汝泉

辱華翰知道從年餘尚未回省大禹勤勞民事召伯周行阡陌不是過矣江漢之民庶其有瘳乎感仰感仰僕自爲童子時見撫臺守巡巡行縣邑荒僻咸至而供億省約民不告勞故上無不究之澤下無不達之情今則不然上官憚於巡行而百姓苦於供費失其職矣君子爲政固在先勞然先之而不從則亦不免繩之以法不然徒以一身勞之無益也今 天子

軫念元元精覈吏治諸守令回任高別是一番作用
唯公加意振策之水利次第脩舉必有成效

答總憲吳太恒

趙陵豎旗事殆妖人以此惑衆耳但宜以靜鎮之不
必紛紛搜索保甲之法行則奸人自無所容第須著
實嚴行乃爲有益毋徒取具彌文可也中州重鎮密
邇畿輔務農講武足食足兵乃今日所最急者餘皆
迂談也唯公留意焉

答太常殷秋溟

僕少耽沉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爲時所羈維

遂至於此且欲暫了人間事以酬俗緣然於四方高
流靜侶未嘗不神交而真契也生平所聞士大夫稱
公之高韻恨不得一披晤焉茲者暫借留寺終期慙
此素心

答王敬所

近報漕艘過淮者多計當不後於去歲若中道更有
阻滯則實在河道矣

答吳環洲

近事已有旨處分 朝廷用賢三至而信之愈篤公
亦如何爲報耶頃督撫方公聞有南疏急使人來留

公甚懇公亦宜作一書謝之吳王二君俱如所擬加
秩管事

又

前以公大意傳與督撫方公昨有書來言事有宜釐
正者當亟處之其未能驟變者次第措置要令母失
制虜之初而已當局之人責任艱重幸公委心維助
之頃於諫公處見來翰謂功不必出於已至哉斯言
非有道者孰能之

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聞懷遠奏凱無任浣慰兵已深入須盡殲之母使易

種於斯土又煩再舉也。

答翰學余同麓

辱華翰知文從已至留都無任欣慰小兒昔荷陶鑄
叨舉鄉薦終以寡陋黜額龍門唯垂念夙誼時惠教
督是望

答宗伯董潯陽

僕昔在詞林隨公之後淺薄碌碌公所知也不自意
蹈躡鼻鉉遂膺顧託之重又不自量強而肩之日
夕惴惴惟虞顛仆比辱翰示獎許過情譬彼孱夫負
千鈞之重上太行之坂旁有力者不憐而惜之更爲

耶許獎借將令昇者不至絕臍委頓不巳也惶媿惶媿乃若 主上之明聖虛己純心能使官府穆清寬感斤斤奉法則誠書傳所希聞當與海內簪紳同心慶戴者也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近苦河路奸人動稱寒家貢送米物誑騙騷擾屢懲不止僕今在旅寓朝夕糶殮之費悉以薄俸易之旅易旅用不能爲終歲之計况家素貧困老又母在堂尚須微祿寄養豈復有餘積給充宦資乎凡言此者悉妄也顧不知者難以戶曉今借刻一信牌給付各

引大邑之集
老
往遇緊要官司收執以便語驗假公威重照別紙所
開諸處分給禁約取具收結繳查如有犯者仍
置之重法以全僕曲廉小節恃愛瑣瑣統
垂亮